

潮头拾贝 |

一个人的日子,很痛(组诗)
■ (四川)巫英

一个人的日子

炊烟升起,整个黄昏开始坠落
冰冷的闪电盛开在尘埃上
我的城堡如同废墟
埋葬月光和松涛

还是收留一点遗弃的阳光和雨露
打磨成一幅面具
装饰最后的微笑
囚禁下滑的泪珠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揣进怀里
早已忐忑不安

仅存的欲望焚为灰烬
成为浪迹天涯的过客
身体里每一滴血
都住着一个故事
我不讲
也无人问

一个人的日子,某些痛总无处安放
像一场暗疾,寄生于骨髓
不动不痛 但是 痒

有些痛不说也罢

有些日子一定不是虚构,那些堆砌的记忆
来自多难的春色,吟唱,触摸
一个个安静的夜,总被一些姓氏叫醒

那些消失的桃红李白,自然的落满
空荡荡的酒杯,扭曲的灯光和夜色
一样寂寞,若有一些暖和
唯有古诗中吟诵的男子

今夜,允许一些雨从内心深处暗藏的缝隙里
渗漏,
触摸这暮春的肌肤,和肌肤下永恒的寂寞
我曾以为这是爱情,你脚踏薄冰
雨水泼墨成夜的荒野

一下雨,有的人就近了
我把夜色搓揉成薄薄的诗句
可吟,可颂,可止咳嗽和爱情

我不该有梨花的忧伤

三月的夜空,深沉、寂寥
星星隐身,月亮有如水的柔光

旷野上,一朵梨花把日光举过头颅
仰望苍穹,等待
与一只鸟相遇,
等待,从天而降的玫瑰朝她
投来宠爱的光华,将自己点燃
留下,生命本色

纷乱天空,淹没你的去向
偶尔会有羽毛飘落,或几滴鸟鸣的踪影
我在山角边,寻一处纯静的
不染世俗的爱情,注定
没有一次相遇不是痛苦的
与注定的辉照

岁月老去,日子变得仓皇
雨重复雨,疼痛的秋池
皆是混浊的凉涸

春天已来到,阳光站在枝丫
转身
拾起身影,走向遗忘
我不该有梨花的忧伤

只有遇见雨,才能靠近你

连夜的雨封锁了垭口
大柏树长出带锯齿的细叶子
整个青山村,低低的
低到尘埃里的
木门、土墙和瓦檐
在群山的胯下
隐藏发酵

在低头仰眉间,万顷绿意舞动
雨后的池塘,残留着你的气息
在数十岁的山谷里谈玫瑰

是轻浮的事,跨过那宿命注定
分离的拱石门,在大雨倾盆中
已来不及许下承诺,一只鹅
徒劳的在山谷里无声穿过自拟膨胀的大海
在我身畔,山溪瘦弱得像电线的倒影
笨拙的,弯曲的,流过山崖和浅滩
我在等着,坠入深渊的那一刻
说出想说的话

星空和星辰,宇宙和天地
鹅和飞鸟,肉体 and 欲望的过程
是透过一只鹅的
臃肿和蹒跚,笨拙的爱着?

死亡不远不近(组诗)
■ (四川)张聪

一匹马

一匹马,孤独是它与生俱来的高贵
形单影只,独有自己的草原和杉木
一匹马,高贵是它与生俱来的孤独
祖先理在不深不浅的泥土里
古老的皮肉长满了青草与甘泉
它每扯一口草,苦痛就在牙骨间回荡
每饮一口水,泪水便在眼眶里流淌
一匹马,它没有爱情,没有语言
它啊,只有忠贞的鬃毛和灵化的尾巴
季风轮换装饰它的忧伤与欢乐

死亡不远不近,狼群似的追随
一匹马,那原野上的
是一匹野马,风雪将草草地淹没一切
淹没一切

风

从帕米尔高原到乌苏里江
从曾母暗沙到漠河
春雨的赞词,冬雪的咒语
火焰美丽的舌头
寒冰锋利的牙齿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怎能将苦难归咎于命运
怎能把饥饿归咎于土地
唯有无翼的梦
可以归咎于过于年轻
或者太过苍老

猎鹰的谦卑,兔子的无畏
狼群的和蔼,狐狸的糊涂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或许毒蛇已经死去,面具一点一点正被敲碎
或许谎言开始不攻自破,正义如阳从地平线
冉冉升起
——什么是真正的声音

即使被十四亿次不屑
我仍会执着地写下又粗又大的:
阳光、雨水、丰收与幸福!

泸沽湖

苍穹之下
晚风将我吹拂
迷人而悲伤
母亲怀里,我轻轻入睡
母亲,永远命苦的女人
爱对着自己的女儿哭泣
她被称为富裕时
又被剥夺了一切
美丽九月,使我看起来一无所有
爱收藏粮食的,是蚂蚁
我只有泪水、爱情与死亡
人们来到这里
带着美丽的愁苦
他们离去,究竟为了要带走什么
高原之上
金光将我照耀
迷人而悲伤,我悄悄醒来
像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石头

黑色的夜的魔鬼
你是否看见我的白色的羊群
遍布空荡荡的山岗
白云似的羊毛
夜黑里闪着暖约的白光
阴冷的北风啊
你是否听见我的白色的羊群
你脆弱的羽翼下哀歌
镰刀似的羊角
夜黑里收割着古老的叹息
光阴是一扇坚固的牢门
谁走进去找回丢失的羊
丢失的羊群,饿死于暖风习习的山岗
春天的山岗青草一片,青草一片
牧羊人背靠春风,坐成了漫山遍野的石头
石头,石头,你为何困囿石头
石头不会悲伤? 为何漫天飞沙
为何漫天眼泪花

桃花开时,我在都江堰等你(外一首)
■ (四川)李璇

灌口,柳叶舟只渡春风
装轻装划破心田
绣花针便扎进指尖
藏在骨子里的疼
沿着蜀绣的经脉蔓延开来

都江堰在春分后喝了一壶倒春寒
须在灶塘里再添一把柴
三月就像开水沸腾了
推开柴门
千万桃树就轻解罗裳
十里桃花,寸寸妖媚

等你,我在桃林煮酒
你须白衣白马清风悠长
倘若,你不来
我便拿落英缤纷
磨一把最锋利的刀
看能否把三千情丝斩断

灌口的乡愁

三月的岷江水比桃花略瘦
拂开万亩油菜花的风
轻轻一刀
把乡愁剖为两半
一半在浑厚的灌口
三千栈道抖动着秦汉的披风
隋和唐在石壁上风化
花蕊夫人的狼毫
墨迹未干
以至于大千立于宣纸之前
久久不敢落笔
徐家渡
唯一不渡西岭的月光
月光太凉
舟过巫山的少陵衣衫单薄

另一半乡愁在漂洋过海
石头雕刻的身子肉做的心
身首分离
心在佛岩筑了一个窝
佛头则流落他乡
终日 with 泪洗面

潮头品茗 |

老黑是一条狗,比我小两个月,妈妈生我的时候奶水足,我吃一个,另一个还能淌小半碗便喂了老黑。所以老黑是吃我妈的奶长大的,这样说来,我们算不算是兄弟。

老黑全身像黑缎子,就是头顶有几根白毛,体型有点像德国牧羊犬,其实就是一只土狗。也许它知道自己没有宠物狗高贵的血统,所以从小就耷拉着尾巴,一副俯首帖耳像。它的温顺让所有的人对它没有戒备知之心,包括年幼的我都不怕它。有一次,妈妈到处找不到我,最后发现我在狗窝里搂着老黑睡着了,妈妈又好气又好笑,把我拉出来,举起的手在空中晃了晃却始终没有落下来。

老黑对人温顺,在动物群里却称王称霸。当时我家养了两只猫,三只鸡,一头羊。老黑每天不是咬住了鸡尾巴,就是把猫逼上房顶,再不就是和那头大绵羊怒目而视,撅着屁股,前腿趴在地上,“汪汪”叫着,似乎要冲上去决一死战,但又自知不是对手,不敢贸然出击。因为有了老黑,每天鸡飞狗跳猫上房,这给本来安静的小院带来了一份热闹。

老黑最喜欢我。每次看到我都会用头蹭我,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在撒娇。三四岁的时候,每天吃完饭我就会拿着半块馒头去喂老黑。我不会一下子都扔给他,而是掰成小块,每次把一小块扔向高空,这时,老黑就会跳起来一口接住,有时它还在空中转一个圈,像在专门给我表演,老黑的滑稽动作常常把我逗得“哈哈”大笑,这给我孤单的童年平添了许多欢乐。

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要住校,所以每个礼才能回家一次,每个礼拜五下午放学,我刚到胡同口,就看到老黑飞奔过来,后腿直立,前腿搭在我肩头,用舌头拼命舔我的脸,我一边躲避,一边把它抱起来转一圈,然后把它放下,它就会飞奔回家,咬住妈妈的裤腿往外拖,妈妈就知道我回来了。妈妈说,一到礼拜五下午,吃完午饭它就开始在门口等,谁叫它都不理,一双眼睛执着地望着胡同口,那神情像期待久别的亲人。

每次我上学第二天,老黑是不吃东西的,

日落下苍茫的海,收拢了一天的闹腾,恢复老练的姿势,深沉着,平静着。折叠许久不敢触及的记忆,随着翻卷的浪花仓促跳跃。

我的心,把典当了无数次的谎言一一赎回,一些情感,一些思绪,像展览一样,盛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没有想要博取别人的心酸与同情,也不想让谁嗤之以鼻,或是轻轻地洒下一声叹息坠落在海面上。

今重来,独对这粼粼湛蓝,听候鸟划开浪涛的声响,情不自禁地伸手抓住一空篱落的咸涩海风,寻看左右,烟波处壑断依然不见人。穿过相思的哀愁,你在我的思绪里徜徉。

为寻找你的影子。

你可知道,我曾找到茫茫的戈壁,那形态万千的履齿,没有我熟悉的脚印。许是风沙将

微小说 |

2月14那天情人节,快下班时,我在办公室接到计经理的电话,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我替他跑一趟,争取把事情摆平。我忙问:“什么事呀?”他先支支吾吾了一阵。最后还是下决心说了。

原来,计经理不久前认识了一位性感女人,两人相约,要共同度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儿子今天中午出了车祸。虽说是皮外伤,但医生说要他留院观察。计经理身无乏术,而姑娘坚决要他去,说他敢失约,就要闹到公司来。“都是报应啊!”计经理几近带着哭腔说,“一定要把她打发走,最好让她死心,你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计经理的老婆患癌症死了不到半年,怎么就耐不住寂寞了呢?这不是踩“地雷”吗?这么沉重的“任务”交给我,我能完成吗?定了定神,我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谎称今晚请客户吃饭,回家要晚一点,别等我了。“不会是有其他什么活动吧?”老婆话中有话,酸溜溜地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呀!”放下电话,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教育厅长张厅长胆囊结石病又犯了,这一次疼得和以往不一样,直在床上打滚,把家人给吓坏了,女儿急忙把他送到省人民医院。经医生B超检查发现胆囊多发性结石,需要消炎后手术,于是住院治疗输液消炎。一个星期后,炎症消失,准备行胆囊切除术。

这天经管医生让张厅长老婆在手术同意单上签字,他老婆顺口问了句:“我们老张主刀医生是谁啊?”经管医生说:“这还用说,给张厅长手术是我们外科一把刀王主任啊。”“哪个王主任?”张厅长问。经管医生笑了:“王主任是我们肝胆外科权威,胆囊切除术已做过上千例了。张厅长你可能不知道吧,王主任大名在我们这可是响当当的,谁不知王守道手术最好。”“王守道?”张厅长沉思了一下,说道:“你能不能让我和王主任见上一面?”“我们王主任很忙的,最近刚出国参加学术会,你的手术也是开会回来好不容易挤进去排出来的,点他主刀的人太多了,找电话有之,写条子有之,王主任时间安排很紧的,我尽力吧。”经管医生如是说。



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不动,就那么无声地趴着,妈妈说它眼里有泪。那时候我感觉到老黑想我才流泪,现在想想,当时的老黑是多么的孤独。

我十五岁那年老黑病了,对于狗而言老黑应该是105岁的高龄了。那时我刚考完高中,在家没事正好可以照看它。开始我给它喂鸡蛋牛奶,它勉强舔一舔,然后忧伤的望着我,似乎再说“小主人,我实在吃不下。”我抱住它的头,用我的头慢慢地蹭它,它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鼻子,这是它最后一次舔我,我清楚地看到它眼里的泪水,它的眼睛已经浑浊,它的头顶原来的几根白毛,已变成杂乱的一片,它真的老了。爸爸要把它卖了,说趁活着还能卖个好价钱。我一听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不行,不能卖,它辛辛苦苦看家护院一辈子,最后却落个身首异处,它对我们这么忠诚,临死我们却是这样报答它。就是把我卖

暮海撩愁
■ (广东)赵爱萍

其抚平,许是压根就没有来过。只有那敦煌岿然屹立,放射着五千年文化的灿烂。

你可知道,我曾寻到云彩怀抱的天池,那水平如镜的天池,不时泛起涟漪,仿佛在笑我的痴情和茫然,踮起脚尖伸手去抚摸天堂,可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门。只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碧绿的海水,它们也在忍不住笑我的幼稚与执着。

你可知道,我曾租车前往美丽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盼你在那世外桃源悠闲信步。当我登上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放眼望去

借花献妻
■ (湖北)潘焕新

晚上6点,我来到经典咖啡屋,8号桌,是计经理事先订好的位置。一个抹着口红的艳丽女郎正翘首以待,我自报家门,说计经理叫我来的。“他人呢?”女郎的脸色陡然变了。

“他有点事,脱不了身,拜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为了缓和气氛,我招呼服务员,先来一壶茶。反正计经理说了一切费用归他买单,不花白不花。“你们认识有多久了?”我问那女人。“两个多月吧。”女人答。“你觉得这人咋样?”“还不错,起码是对我不错。他答应给我买一套房的,还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陪我去新马泰玩个十天半月呢。”

我一边听一边在想计谋来对付这难缠的女人,突然想起,说这几天省检查组来人搞反腐了,风声很大,想必她也听说过。便说:“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下午计经理刚接完你的电话,就被纪检部门双规了。双规你懂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据传

教育厅长开刀
■ (浙江)胡华军

几天以后王主任来到张厅长病床前说:“你找我?”张厅长一见到王主任愣了一下,马上大叫起来:“这手术我不做了!”只看到王主任脸色铁青,没再说什么马上离开了病房。张厅长执意要出院,张厅长老婆深知丈夫秉性,把张厅长拉出病房悄悄地问:“老头子怎么回事?王主任可是肝胆外科一把刀啊!”“老太婆你不知道,这个王守道是当年的造反派,毕业成绩不及格,是他逼着我给他办的假文凭。这种人我能让他手术么?”老太婆终于明白了老头子心思,她找到院长要求给张厅长换个主刀医生,院长安排了王主任助手、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为张厅长手术。

第二天张厅长被推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张厅长老婆和女儿在焦急等候着。“妈,这次主刀医生不会也是个假文凭医

了也不能卖它,你要是卖了它,高中我就不上了!”我最后竟然用不上学来要挟父亲。

我无法接受老黑被吊死,然后被扒皮,被炖煮的悲惨命运。狗虽然不是人,但狗通人性。在我上学的路上就有一家狗肉馆,我每次路过,看到笼子里的狗狗,眼睁睁看着旁边它的同类被吊死、夹死、剥皮,听着一声声惨叫,看着一滩滩鲜血,它在浑身发抖。它眼底惊恐、绝望、悲哀让我不寒而栗。我真想把那些狗狗都买下来,可是我没有钱,我只能把电车加速,尽快地逃离。

由于我的哭闹,爸爸终于答应不卖老黑了,我可以放心地跟着妈妈去旅游了。临走,我摸摸老黑的头,叮嘱它:“你要好好吃饭,一定要等我回来,等我带海螺给你玩。”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别。等我从海阳回来,老黑已经不见了,爸爸说,我们走后第二天老黑就死了,它没有死在家里,爸爸找到它时,它在草丛里,身体已经僵硬,爸爸挖了个坑把它埋了。都说狗死的时候是不让主人见的,它是否一直在坚持,坚持等我离开家才死去,它怕我难过,怕看到我眼里的悲伤,就像我怕看到它眼里的悲伤一样。

都说人一辈子不容易,我觉得狗一辈子更不容易,它从小就要学会看懂主人的眼色,什么人该咬,什么人该摇尾巴,它要分清,它不能太笨,也不能太聪明,太笨了不懂主人的心思会被主人一脚踢飞,太聪明太懂主人会被人防着不被信任,现在谁喜欢被看穿呢。狗是忠诚的,最需要信任。不被信任的狗也就失去了狗的价值。失去价值的狗迟早会成为一锅炖肉,如果不想成为炖肉,它就要挖空心思弄明白人的心思,不然分分钟就可能要了它的狗命。所以一条狗十几年就老了,狗比人活得更累。

老黑离开我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不止一次梦到它,梦到它在门口等我回家,梦到它前腿搭搭在我手上让我牵着走,梦到它用湿湿的舌头舔我的脸,醒来枕头是湿的。老黑,老黑,我的异类兄弟,你现在在那边好吗?你会想我吗?就像我现在想你一样。

只见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弥漫着浓浓的清香,却没有你的踪影。也许这美丽的景色,来人也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你可知道,我曾迫到天涯海角,海浪冲刷着“天涯”与“海角”,两块巨石傲然屹立,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你,可是,只有人声、浪声,却没有我熟悉的声音。

我走遍天涯与海角,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寻着你,可是……我呼喊的你,在哪里?灯火阑珊处还是梦醒时分?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曲曲弯弯的河,就有了河道的改变,有了人为的搬迁,自然也就有了三十年河东、转三十年河西。而你,义无反顾地去了河西,独留我,仍在河东守望。

夜幕低垂,海边,只剩下孤单的我……

说,老计这人手脚很不干净。这一进去,怕没个10年、8年的出不来了。你最好和他划清界线!我再冒昧地向你一句,他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这一吓那女人的脸色大变,连忙抓起坤包,就往外走,边走边说:“就吃了几顿饭,其中一次还是我埋单。”

“喂,你别走呀!还有话问你呢!”我故意高叫。她却越走越快,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我心里好笑,就这么点鼠胆,也想在外面玩潇洒?我心中暗喜,没想到三下两下,就把计经理烫手的山芋给甩掉了。完成了领导的“光荣使命”,看到桌上的玫瑰依然怒放,音乐绕梁,我当然不想空挪好时光。我借花献妻给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喂,过来吧!老说我是个没趣的男人,今天情人节,我要给你个惊喜!”

老婆一会就打车过来了。她见了这氛围,不觉心痛道:“我的天!你还真会玩潇洒呀?这就是你陪客户的幌子呀?居家过日子要学会节俭,说说,这得要花多少钱?”

她虽在絮絮叨叨地埋怨,不过我很受用,还是自家的老婆好啊!

生吧?”张厅长女儿心情不安说道,“我只要你爸手术平安,真文凭、假文凭已不重要。”张厅长老婆紧紧盯着手术室门若有所思地说……

